

吻 郵

作 白 大 劉

行 發 店 書 明 開 海 上

黎明社叢書

郵

吻

劉大白著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民國十五年五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二年十月四版發行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明社雜誌
“物 郵”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劉大白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蘇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八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中山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關街
北平槐樹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郵吻付印自記

郵吻是舊夢以後一部分詩稿底結集；因著友朋們底慫恿，又把它付印了。其餘的一部分，合兩年以來的境遇有關的，至少，在現在不願意發表——也許將來成爲遺稿，等人家來搜探整理；也許有一天把它們『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都未可知。現在付印的一部分，我自己覺得，合舊夢時代也沒有什麼分別，是進步，是退步，我可以引了最普遍的題 登詩底後半來解嘲，就是：

有人來問我，

還我不得知。

我於郵吻付印以後，有一個騰祝，就是希望它不要蹈舊夢底覆轍！（1）舊夢從付印到出版，經過了二十個月之久；比人類住在胎中的月數，加了一倍。這在忙著『教育商務』的書館中一定要等到趕印教科書之暇，才給你這些合『教育商務』無關的東西付印，差不多是天經地義，咱們當然不敢有異議；然而這樣地千呼萬喚始出來，到底覺得有點不爽利。（2）好容易出版了；而排印和裝釘之壞，差不多在我所見的該書館出版物之中，可以算是第一。字句底排錯，且不必說，最奇怪的是給你添上了許多字。這不知是手民底

博雅呢？還是校對先生底聰明？至於裝釘，他們惜紙如金，一定要切得那麼狹，釘得那麼厚；以致排在偶數頁每一橫行最右邊的字，往往使讀者看不出來。咳！這可以說是真真遭劫！（3）還有一件趣事，也值得一說。該書館每逢有一書出版，照例在總發行所入口處掛一牌子；等到再有一部新書出版，才把先出的一塊書名牌換上一屑。如此遞換上去，直到最末一個位置上，才再由最新的書名牌一擠，把它擠出去。舊夢出版以後，他們自然照例掛牌。但是因為橫行的緣故，書面上「舊夢」兩字，也是從左向右的橫排；不料寫牌子的先生，竟反其方向而讀之，把它寫作「夢舊」。出版不久，被我底朋友瞧見了，告訴他們說；

「這是『舊夢』，你們寫顛倒了，應該拿下來改正！」他們果然從陳如流，立刻把它拿下來了。不過只從了一半的諫，拿是拿下來了，改卻沒有改；從此這塊牌子就提前被淘汰了，不會再掛上去。因此，此書出版數月，還有許多朋友們以為不會出版。並且有人知道出版了，到總發行所去買，他們還說只有『夢舊』，沒有舊夢，以致失望而回。這些都是舊夢出版以後所遭的不幸，我很希望郵吻不至於她姊姊似地也交這種魔苦運！不過我也可以預信郵吻不再像她姊姊底關係重重；最重要的原因，是現在開明書店底老板，還不會熱心於『教育商務』。

最後，我對於給我畫封面的怡怡先生和寫封面的
玄廬先生，在此表示很誠摯的謝意！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廿二日，大白在江門廈門大學。

郵物目次

郵物付印自記	………	XIII
郵物	………	1
記得	………	4
勇敢的淚軍	………	6
永生的心	………	7
我願	………	9
白馬湖之夜	………	11
淚珠	………	14
別鳳皇山	………	15
深秋晚眺	………	16

春風	春寒	惡夢	靜夜	賣花女	燕底言語	回頭來了的東風	偷聽	雙紅豆	黃葉	西風	秋晚的江上
48	46	43	41	37	34	32	29	25	23	19	18

網	……	50
寄影	……	52
別後之淚	……	54
雙笑	……	69
私語	……	84
真面目	……	91
枯葉底嘆息	……	92
白紙底鼾聲	……	95
湖濱晚眺	……	97
春去	……	99

郵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頭兒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兒剖，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子細地挑開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這信唇裏面，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從她底很鄭重的摺疊裏，

我把那粉紅色的信箋，

很鄭重地展開了。

我把她很鄭重地寫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鄭重地讀了。

*

我不是愛那一角模糊的郵印，

我不是愛那滿幅精緻的花紋，

只是緩緩地

輕輕地

很仔細地揭起那綠色的郵花；

我知道這郵花背後，
藏著她秘密的一吻。

一九二三，五，二，在紹興。

記 得

可曾記得，
微微的雲翳，
淡淡的月痕，
疏疏的花影，
嗚嗚咽咽的洞簫聲？

*

今夜相思，
昨夜相思夢，
一聲聲地飛出簫唇指縫。

可惜除了微雲淡月疏花，

沒人能懂！

一九二五，三，在紹興。

勇敢的淚軍

兩隊勇敢的淚軍，
說不可當地衝出淚城來了；
淚城以外，
飄飄的四扇郭門，
怎擋得住呵！

一九二五，九，在滬興。

永生的心

聚築了無數落花，
堆成了一座香塚，

這裏邊埋著一顆明珠也似的心兒。

心兒啊，

我願你深深地理著，

從秘密的芬芳裏得到你底永生！

如果花瓣兒被踐踏了，

你也和花同腐嗎？——

不願吧。

•
你可以吐出秘密的芬芳，

使花再發呢，

這是你永生的使命啊！

一九二三，五，二三，在紹興。

我 願

我願把我金剛石也似的心兒，
琢成一百單八粒念珠，
用柔韌得精金也似的情絲串著，
掛在你雪白的頸上，
垂到你火熱的胸前，
我知道你將用你底右手撫著。

當你一心念我的時候，
念一聲『我愛』，

攝一粒念珠；

纏綿不絕地念著，

循環不斷地掐著，

我知道你將往生於我心裏的淨土。

一九二三，五二三，在紹興。

白馬湖之夜

從蒼茫的夜色裏，
展開在我底面前了，
一幅畫也難肖的湖山。

明月懷疑了：

「這不是我團圓的影子呵！」
一叢散碎的銀光，
在縠紋也似的明漪中閃著。

怎地淬不滅呢？

水平綫下，

錯錯落落地浸著熊熊的烈焰，

摹仿那水平綫上的漁火。

*

如此湖山，

難得如此夜色，

更難得看湖山夜色的如此佳客！

*

偶然吧，

舊游重到的我，

過去也不曾看得，

未來也怕難再得。

一九二五，三一，在白馬湖。

淚珠

淚珠，

我願你是最後的一顆；

把未來的悲哀，

給我一齊揮盡了！

一九二三，六，五，在紹興。

別鳳皇山

以秋光餞別我的鳳皇山說：

『我難道不值得勾留嗎？』

咳！我如果不願勾留，

我也不臨去幾回頭了！

一九三三，一〇，二〇在衛前舟中。

深秋晚眺

夢也似的斜陽，
給隱隱的青山，
蒙起微般的面幕了，
嬌羞得很啊！

落葉比潮還急，
西風被埋冤了；
爲甚擁抱著疏林，
狂吻不休呢？

默·默·的·晚·秋·

告·訴·暮·鴉·說·：

「別·歸·呀·！歸·呀·！」地·催·促·呀·！留·也·不·久·了·」。

一九二三，一〇，二九，在紹興。

秋晚的江上

歸巢的鳥兒，
儘管是倦了，
還馱著斜陽回去。

•

雙翅一翻，
把斜陽掉在江上；
頭白的蘆葦，
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一九三三，一〇，三〇，在紹興。

西風

—

西風，

你只能在人閒放浪嗎？

假如我做了你，

就天上的銀河，

也吹起它壯闊的波瀾來。

二

我願化作一片秋雲，

讓明月睡在我底懷裏！
然而妒我的西風，
也許給吹散了，
待怎樣呢？

三

我想長起比風還快的雙翼，
把昨夜吹過去的西風，
給追回來，
請它看一看，
這飄零得憔悴可憐的黃葉！

四

我底悲思，

煙絲也似地在秋陰中鼻著；

西風，

你與其把它吹亂了，

倒不如把它吹斷了！

五

難道一去不復還嗎？——

風不長西，

正和月不長虧一樣。

月兒再幾回回過臉兒來，
也就是西風回頭的時候了。

一九三三，一七，在紹興。

黃 葉

和樹枝最親密的黃葉，
當它對伴侶告辭的時候，
微微地——
只是臨風的一聲嘆息。

黃葉駕起善於嘆息的雙翼，
到處漂泊去了；
樹枝儘自搖頭，
也博不到它底回頭一顧。

一九三三、二二九、在紹興。

雙紅豆

今年元旦，江陰周剛直君，贈我一雙紅豆。過了幾天，他又對我說：『此物是我故鄉鄉間所產。老樹一株，死而復蘇；現在存活的，只有半株。有時不結子，有時結子僅十餘粒或百餘粒不等。如將此豆作種別栽，又苦不容易活；即活，也不容易長成；望它結子，更不知須等幾何年。所以此物頗不易得，實是珍品』。我細玩此物，顏色微紫，形狀頗類心房，古人以它為相思底象徵，大約不是無故。近來和憫

君相別，已將匝月，睹物懷人，相思頗苦；因
作雙紅豆三首，以代緘札。

歲朝初，

一封書，

珍重緘將兩粒珠，

嘉名紅豆呼。

樹全枯，

卻重蘇，

生怕相思種子無，

天教留半株。

其二

望江南

樹影殘，

莫作尋常老樹看，

相思憑此傳！

•

體微圓，

色微殷，

星影霞光耀晚天，

離離紅可憐。

其三

豆一雙，

人一雙，

紅豆雙雙貯錦囊，

故人天一方。

似心房，

嘗心房，

假著心房密密藏，

莫教離恨長！

一九二四，二，一一，在紹興。

偷聽

當頭冷落的，

團圓月輪，

倒地零亂的，

淡淡花影；

誰來踏月探花，

獨自向籬頭立定？

*

對酒當歌懷抱亂，

託它絲竹調停。

一樓吞吞吐吐的短笛聲，
迢迢遞遞地透出簾櫳，
逗得亭亭獨立的鶼，
都來偷聽。

鶼偷偷地聽。
偷聽鶼短笛聲停；
鶼更偷偷地聽，
偷聽鶼低低地彈，
彈出鶼心頭流露，
流露心頭的淪落恨。

待彈到四絃都斷。

馳陡然心頭跳盪指頭停：

頓掠得月也類唐，

花也顛倒；

不獨同調的馳，

把馳底牢騷聽懂了。

一九二四，二一九，在紹興。

回頭來了的東風

果然回頭來了；

我原知道，

風不長西的啊！

•

何必醉酒呢？

如此東風，

儘足教人沈醉了！

•

說春光
是東風送來的

我不信呵！

它身上何曾帶得有一點春光？

★

別太看重它底使命了！

要開要謝，

都是花兒們自家底高興呵！

一九二四，三，四，在杭州。

燕底言語

「今年春太遲了？」

還是咱們太早？」

這雙燕居然會人言語。

「都道江南風景好，

算做微綠了芳草，

也不值得顏顏飛舞。

「不過幾行枯樹蕭條，

把一片黃沙圍繞，
虧它此地也有人住！

『已是比春先到；

反正要營巢，

且權宜挑個東道主！

『屋外竹籬回遶，

籬邊流水環抱，

算這一家頗有佳趣』。

安巢恰好，

卻把梁下寄居人羞煞了：

「呀，怎地孤眠無伴侶！」

一九三四三、三四，在江關。

賣花女

—

春寒料峭，
女郎窈窕，
一聲叫破春城曉：

*

「花兒真好，
價兒真巧，
春光賺真憑人耍」

*

東家嫌少，
西家嫌小，
樓頭嬌罵嫌遲了！

春風潦草，
花心懊惱，
明朝又嘆飄零早！

二

江南春早，
江南花好，
賣花聲裏春眠覺；

杏花紅了，
梨花白了，
街頭巷底聲聲叫。

濃妝也要，
淡妝也要，
金錢買得春多少。

買花人笑，
賣花人惱，
紅顏一例和春老！

一九二四、三二八、在江灣。

靜
夜

暮
騰，

夢
裏
魂
飛
無
定，
有
夢
也
何
如
醒
！

一
窗
月
色，

幾
痕
花
影，

滿
屋
蕭
寥
四
邊
靜。

呀
！
幽
淒
無
比，

畫也難成，
夢境也難比並。

*

過了三更又四更，
遠遠鷄聲，
被它叫破清境。

一九二四，三，二九，在江灣。

惡夢

惡夢，

用倒流的年光織成的惡夢，

藏在大腦裝積中的，

從摺疊而展開了。

張作天羅，

撒成地網，

不幸的我，

做了惡夢之神底俘虜。

遁逃吧，
奮起孱弱的精魂，
跳出了天羅地網，
果然別有世界。

*
這是一個大戈壁吧，
只有莽莽黃沙，
很慵懶地向我猛撲，
沙破上絕無人跡。

*
心靈告訴我：

「這仍是一個惡夢哪；

人跡嗎？

似乎還在夢外」。

一九二四，三，三一，在江灣。

春寒

玻璃磚也似的春寒，
壓扁了繭也似的夢兒，
從繅密而脆薄的繭囊中，
擠出個蒼鷹的夢蛹兒來。

幸而夢繭中的餘溫，
把夢蛹兒熏得重蘇，
展起輕軟的翅兒鼓舞著，
春寒也禁不住溫存起來了。

一九二四，四，一，在江灣。

春 風

春風記起來了，
無數的花兒等著開呢，
又該到人閒走一回了。

*

先虎虎地狂吼了；
大地山河，
還不會妝成錦繡呢。

—

*

花兒都是荏弱的；

太狂了啊，

這其閒還費個斟酌吧！

一九二四，四，六，在江灣。

網

明知是網，
偏愛投將網裏去；

懵懂的魚兒，
也沒這樣蠢啊！

如果入網是甘心的，
出網時自然難免傷心了。
與其聽網外的哭聲，
何如聽網內的笑聲呢？

一九二四, 四, 九, 在江蘇。

寄影

月樣一輪圓，
明鏡當前，
教它留住影翩翩；
親手封來親手寄，
寄給她看。

*

相見本來難，
隔著關山，
寄將影去算團圓；

瘦了幾多憑細認，
別後容顏。

一九二四，五，一七，在江門。

別後之淚

一

別後之淚，

沁透了一方雪白的紗巾。

留著吧，

洗去吧。——

啊，怎捨得洗去呵！

二

乾了；——

雖然乾了，
子子細細地看，
點點滴滴的淚痕，
分明都在哩！

三

乾了；——
啊，昨夜的乾了，
今朝的重新又溼了！
重重疊疊地溼溼乾乾，
淚痕也模糊得不分明了。

四

淚痕也模糊得不明白了，

重重疊疊地揮揮灑灑；

有些是臨行的，

有些是別後的，

淚痕也模糊得不明白了。

五

淚痕也模糊得不明白了，

重重疊疊地揮揮灑灑；

有些是夢中的。

有些是醒後的，
淚痕也模糊得不分明了。

六

淚痕也模糊得不分明了，
重重疊疊地揮揮灑灑：
有些是病裏的，
有些是平時的，
淚痕也模糊得不分明了。

七

酒淺不須斟，

樽前四行淚，
潑滿了花前一樽酒。
記得臨行時節，
淚痕酒痕都有。

八

冒雨歸來相見，
雨點淋漓滿面，
夢中憐我辛苦。
醒來滿面淋漓，
淚也何曾是雨！

九

天華著面，
病中多少煩惱，
藥汁也難滌濯。
虧它眼淚縱橫，
算徐徐洗得天華落。

十

怎捨得洗去呵！
這無數淚痕中，
包含着無數別意。——

啊，捨不得洗去，
倒不如寄去吧！

十一

妥妥貼貼地摺疊了，
蘇蘇密密地包裹了，
分付綠衣人：

「此信不尋常，
中有淚千行！」

十二

殷殷勤勤地送到了，

鄭鄭重重地展開了，
你看，

這一封沒字的書信，
抵得過宛轉纏綿的千言萬語！

十三

「悲歌可以當哭，
遠望可以當歸」，

古人也太無聊了！

縱使不能歸，

難道哭也不能嗎？

十四

我不用遠望當歸，
我不用悲歌當哭；
我而今用我底哭，
我而今用我底別後之淚，
來當我底歸了。

十五

你看，
我回來了，
這是我回來了。——

不，我底淚回來了，
我底別後之淚回來了！

十六

你看，

我底淚回來了，

我底別後之淚回來了。——

不，我回來了，

這也就是我回來了！

十七

我底身不能回來，

我底淚卻回來了。

我底淚回來了，

就是我底心回來了，

就是我底別後之心回來了。

十八

別後之心，

都化作別後之淚了，

都化作別後之淚而回來了。

請你從這別後之淚中，

認取我底別後之心吧！

十九

我知道我這無數的淚痕，
準會引出你無數的淚的，
準可以合你那無數的淚痕相比的。
別後之淚，
原不獨我有的阿！

二十

我知道你此後無數的淚，
準也會沁透了這一方淚巾的。
你的我的，

重重疊疊地揮揮灑灑，
淚痕更模糊得不分明了。

二十一

我知道你珍重這重重疊疊的淚痕，
包含着雙方的無數別意，
準也不捨得將它洗去吧。——
要洗去，
除非相見時。

二十二

我知道相見時喜心翻倒，

準又會將別淚化成喜淚呢。
那時候我的你的，
再一番重疊模糊，
算這淚巾上最後的結束了。

二十三

用喜淚結束了別後之淚，
用喜心結束了別後之心；
洗去吧，
別後之淚洗去了，
別後之心也洗去了！

二十四

洗去了別後之淚，
洗去了別後之心，
更願洗去了未來的別
洗去了，
從雙笑聲中洗去了！

一九二四，六，在江灣。

雙 笑

一

雙雙的笑靨，
在入門迎面，
這兩聲將發以前展開了。

「回來了」？

「回來了」！

二

在這兩聲中，

過去的離情，
當前的喜意，
早并成四道噴泉，
從心窩裏奔竄到笑靨初開的眼底了。

三

兩聲未絕，
臂相抱了，
吻相接了，
雙雙的笑靨未收，
雙雙的熱淚先下了。

四

淚痕界破了笑鬢了，
但笑鬢依然是笑鬢。
當前的喜意，
蓋過了過去的離情，
笑鬢畢竟戰勝了淚痕了。

五

帶著淚的笑，
是把無限的酸辛作背景的。
從酸辛中攪出歡娛，

這雙雙的一笑，
便越覺得甜蜜了。

六

別後的夢中，
也曾有這麼的雙雙一笑，
也曾有這麼的吻兒相接，
也曾有這麼的臂兒相抱；
但那些畢竟是一個幻境呵。

七

雖然，是夢中的幻境，

雖然是吻兒虛接，
雖然是臂兒空抱，
然而雙方的笑靨，
分明殘留於醒來以後呢。

八

這雙雙的一笑，
從雙方的夢裏，
到雙方的醒後；
從雙方的醒後，
到雙方的信裏。

九

從雙方的信裏，

相互地雙雙知道，

真的嗎？

果然有這雙雙的一夢，

果然有這雙雙夢裏的雙雙一笑。

十

於是從信裏的雙雙一笑，

逗起了信外的雙雙一笑；

真的呵，

夢中的幻境，
宛然是夢外的真境了。

十一

然而經過這夢中夢外的雙笑
相思越渴了，
離愁也越濃了；
雙雙的笑靨未收，
雙雙的熱淚先下了。

十二

這雙雙的熱淚，

似乎能解得渴渴的相思吧，
似乎能洗去濃濃的離愁吧；
然而不能呵，
淚痕畢竟戰勝了笑鬢了。

十三

笑鬢收了，
淚痕滿了，
夢中的幻笑，
夢外的真笑，
合成無限的酸辛了。

十四

如今是真的了，
果然這麼的雙雙一笑，
果然這麼的吻兒相接，
果然這麼的臂兒相抱，
如今是真的了。

十五

然而安知不是幻境呢？
安知不依然是幻境呢？
夢中也是這麼呵。

真的嗎？

這雙雙抱吻中的一笑？

十六

這雙雙抱吻中的一笑，

真的吧。——

即使不是真的，

只消咱倆認它是真的，

也就是真的了。

十七

如今是真的了。

吻果然在吻，
臂果然在臂，
笑果然在雙雙的醫，
淚痕果然界破了雙雙的笑醫了，

十八

這界破雙雙笑醫的淚痕，
是相見時喜心翻倒，
別淚化成喜淚的淚痕呵。
喜意離情底并合，
作成了淚痕笑醫底並演齊開。

十九

淚痕儘管界破了笑靨，
但笑靨依然是笑靨呵。
別後的淚巾上，
經過一番重疊模糊，
喜淚居然掩住了別淚了。

二十

用別後的淚巾，
拭去了喜淚，
便同時拭去了別淚；

但拭去的只是雙雙的淚痕，
雙雙的笑靨是拭不去的呵！

二十一

拭去了雙雙的淚痕，
淨留下雙雙的笑靨，
如今是真的了。
雙雙的笑靨告訴咱們，
這不是夢中的幻笑了。

二十二

然而別後的淚巾上，

雖然喜淚掩住了別淚，
子子細細地看，
點點滴滴的淚痕，
分明都在哩。

二十三

從雙雙的笑靨裏，
雙雙地商量着：
洗去吧。
洗去這重疊模糊的淚痕吧，
從今也許不再將巾拭淚了。

二十四

不管它是喜淚別淚，
都從雙笑聲中洗去了，
還成了一方雪白的紗巾。
分付它謝絕了雙雙的淚痕，
映上了雙雙的笑靨！

一九二四，七，一五，在紹興。

私語

一

私語，

月也迴避了，

燈也瞞過了，

嚴密得很啊，

豈但夜半無人？

二

原不是秘密的，

何庸私語呢？

然而畢竟私語了，

許爲的謹慎些兒吧；——

不，許爲的甜蜜些兒吧！

三

果然，

私語底滋味，

再甜蜜沒有了；

然而在這甜蜜中，

也許包含著痛苦吧！

四

甜蜜的時候，
是最容易回憶那從前的痛苦的。
說到舊時心事，
從如今的私語裏，
重提起從前的私語了。

五

「記住，
海……海……海，
茫茫的大海，

雙雙地投下，
這是最後的歸宿——

六

親親切切的，
淒淒楚楚的，
淚珠拌著的私語，
隔牆的雙耳，
浪費了偷聽的聰明了。

七

這是從前呵！

這從前，
依然在眼前；
這眼前，
何必話從前？

八

痛苦的土，
培著甜蜜的根芽，
開出甜蜜的花朵，
結成甜蜜的果子，
這果子果然甜蜜呵！

九

這甜蜜的果子裏，
包含着痛苦的核兒，
包含着痛苦的仁兒；
這核兒仁兒，
終究要回到痛苦的土裏去的。

十

不回到痛苦的土裏去，
哪來的未來的甜蜜呀？
從如今的私語裏，

重提起從前的痛苦，
重伏著未來的痛苦和甜蜜了。

一九二四，七，三〇，在紹興。

真面目

除非做了鏡中人，
把鏡外的我，
做了影子，
才能認識我底真面目。

一九二四，一，九，在江灣。

枯葉底嘆息

『索性連秋也去了，

這是多麼的不幸呵！

惜……惜……惜！

可惜……可惜……可惜！

枯葉深深地嘆息著。

『溫煦的母親也似的春，

將去的時候，

把我從她底懷裏取出來，

交給熱烈的父親也似的夏，
這已經是很可惜了！

『熱烈的父親也似的夏，
將去的時候，
把我從隱底懷裏取出來，
交給涼薄的後母也似的秋，
這自然是更可惜了！』

『然而秋雖然涼薄，
畢竟還把我抱在懷裏呢。
如今她也去了，』

白紙底鼾聲

面前一張白紙，
想寫下幾行黑字。

黑字在腦中迴旋，
白紙在桌上睡眠。

黑字底筋斗翻得越多，
白紙底鼾聲起得越大。

你聽見了不曾？

這便是白紙底肝腸。

一九二六，三十，在江門。

湖濱晚眺

林樾隱約平湖暮，
微波吐露東風語；

『明日是清明，
青山分外青』。

天邊星可數，
水底星無數；
回首望春城，
遠城千萬燈。

一九二六，四，在杭州。

春 去

如此人閒，

春也無心再住。

去去，

去向何處？

落花流水迷前路。

一九二六，五，在江灣。